



妆头村：圣人梳妆芳名传

□本报记者
杨沛洁 文/图

在历史的某个瞬间，这里邂逅了某个人，发生了一些故事，成就了一个古文化浓厚的村庄。

叶县人，天然地熟知叶公；同样，妆头村的男女老少，也都知道2000多年前的孔子，因为正是这位老人在这里的一次梳妆，才有了今天的村名——

妆头，为村庄申请古村落留下了重重的一笔。



村民采摘阳光玫瑰



柿子挂满枝头

沙河岸边圣人阁

位于叶县邓李乡的妆头村被沙河包围了半个边，紧临沙河堤有一座院落，院内静静地立着晚清时期的两层楼，厚大的古砖、裂隙斑驳的墙体、铺顶的蓝瓦、屋脊上残存的五脊六兽……处处写满历史的沧桑。

在这个深秋来到这里，推门进屋，木梁、木楼梯、木地板迎面映入眼帘，伴着屋内幽幽的古木香，仿佛一下穿越了时光。

“这里叫圣人阁，因为这是孔子当年入住的地方。”11月1日，妆头村党支部书记杨艳灵

说。沿木梯上楼，站在二楼的小窗口眺望，孔子当年渡过的沙河展现在眼前。“孔子遇雨，天又晚了，就住了下来……”杨艳灵叙述道。

该村一户人家里放有一块残碑，上面保留着晒书回顾四个字，落款是民国十二年（1923年）。村民说是在距离圣人阁不远处捡回的，那是当年孔子的晒书处。因过沙河遇雨，孔子车上的书被打湿，第二天就将书摊开晾晒。晒书台附近有梳妆台，孔子在晒书的同时在这里梳理头

发，正是这次梳妆，留下了妆头的村名。也有人说这里叫望月台，传说当晚月亮升起，孔子站在这里望着流淌的沙河水，发出了千古慨叹：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！”

圣人阁前面有一棵巨大的银杏树，经考证也已有两千多年，树上硕果累累。67岁的黄梦春老人说，从他记事起这棵古树就年年挂满果子，惠泽乡亲，今年结的果子特别多。如今，古树被村民精心保护起来，已成为村子里的一景。

重视教育成传统

静静陪伴着圣人阁的，还有一座残缺的牌坊石碑，碑上刻着“旌表邑庠武生任钦妻”，落款为“大清乾隆二年”。

83岁的黄金星老人教了半辈子书，是村里公认的最有文化的老人。他说，石碑的背后有着一段凄婉的故事：本村人武生任钦娶了邻村姑娘为妻，任钦因病早逝，妻子肚子里有个遗腹子。任妻没有改嫁，上敬老人，下养孩子，将孩子抚养成才。任钦妻子的叔叔是乾隆幼时的老师，将侄女的故事说给了乾隆皇帝，乾隆皇帝就特敕建这一牌坊。据老人

讲，早年石碑上有“圣曾”二字。

老人回忆，牌坊有三层楼高，在当年的村子里特别显眼。

黄金星说，妆头村有重视教育的传统，从妆头村走出去的文化人比周边村子都多。“这也可能是孔老夫子带来的文气吧。”他风趣地说。

在妆头村，至今仍保留有5间与圣人阁同样古老的房屋。

75岁的刘长一住在其中两间房屋里。推开屋门，只见古老的砖墙差不多有半米厚，巨大的木梁稳稳地托着屋顶。屋内电视播放的节目一下子把人们带回了现

实。

“屋里不漏，住着挺好的！”刘长一说。

刘长一介绍，这是他家传下来的祖屋，从他记事起就住在这里，他对老屋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，不舍得搬离。有关部门曾对老屋做过鉴定，不属于危房。

另外3间老屋在老人所住房屋的对面，堆放着一些杂物，5间房子原本是一处宅子，因修路，道路从院内穿过。杨艳灵介绍，村里计划将3间古屋利用起来，或用作村史馆，记录古村落厚重的历史，见证巨大变迁。

古村传出新佳话

行走在妆头村，沿路人家几乎家家都有柿树，火红的柿子挂在枝头，格外引人注目。

“这些都是驻村单位帮扶的。”杨艳灵感慨道。火红的柿子象征着如今村民一天天火红的生活。

妆头村有1923口人2067亩地（1亩≈666.67平方米）。古老的沙河给妆头村留下了许多美妙的传说，然而它也成为该村与外界

接触的障碍。妆头村是邓李乡最为偏僻的村子之一，村民多外出务工增收。

前几年，在政策指导下，驻村第一书记来了，驻村工作队来了，村子里建起了广场，有了健身设施，点亮了路灯，建起了标准化厂房，村级光伏电站……如今的妆头村已经大变样。

记者见到黄梦春老人时，他刚从葡萄园里回来。妆头村在政

策扶植下建起了大棚，引进种植阳光玫瑰，返租给村民种植管理。今年，黄梦春老人家一个大棚就净挣了近5万元。

为了让古老的村庄变美，在驻村单位的支持下，村道两边种上了绿化树，村民房前屋后栽上了柿树等果树。如今，柿树已经进入丰果期，沉甸甸的柿子压弯了枝头，火红的柿子谱写着妆头村的新歌……



两千多年的银杏树



圣人阁